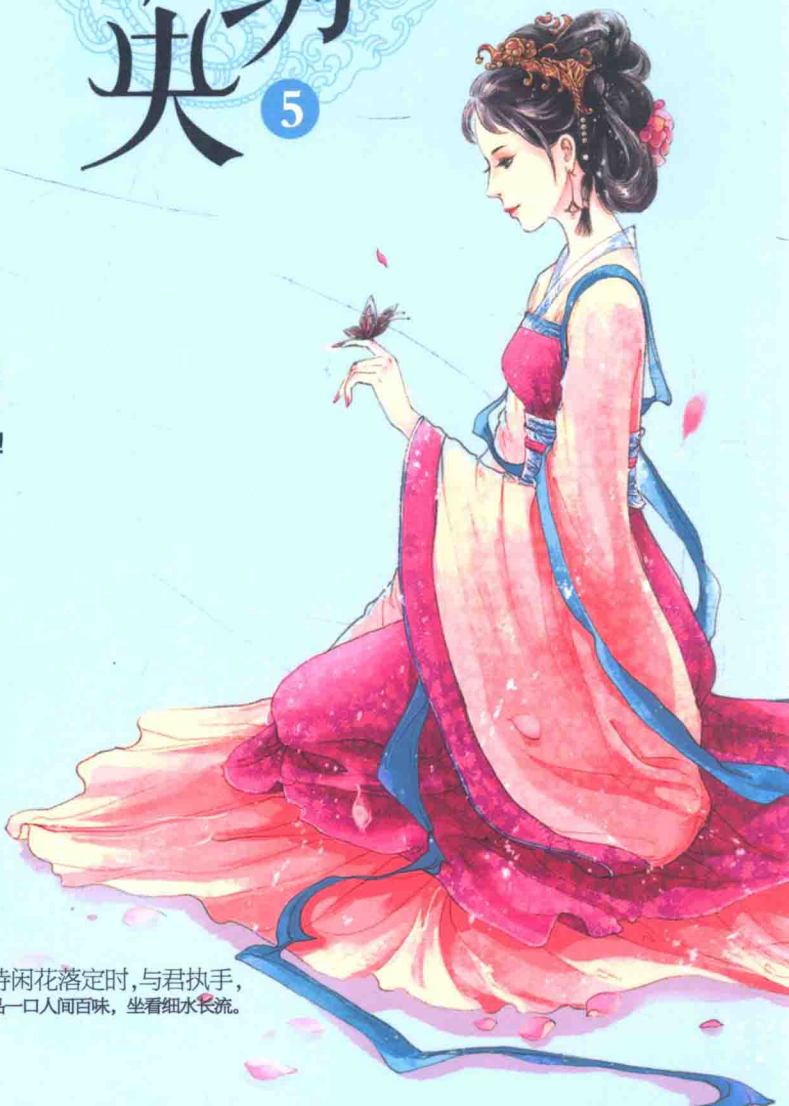


锦绣未央 5

JIN XIU
WEI YANG



人气大神**秦简**
最霸气作品凶猛来袭!

比**《步步惊心》**
更惊心动魄!
结局篇拉开帷幕，
紧张挑战花雨呈现。

蝉联潇湘书院
月票榜、钻石榜、
订阅榜**TOP1**

骨女主卷土重来，
在爱情中所向无敌。

待闲花落定时，与君执手，
品一口人间百味，坐着细水长流。

JIN XIU
WEI YANG

锦绣未央

5

秦简
QIN JIAN
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5



JIN XIU
WEI YANG

第二十五章 捉拿刺客 / 001

第二十六章 狗急跳墙 / 013

第二十七章 谆谆教诲 / 022

第二十八章 暗夜血雨 / 031

第二十九章 劫后余生 / 042

第三十章 草原易主 / 055

第三十一章 狩猎结束 / 066

第三十二章 神秘郎中 / 075

第三十三章 茶楼交锋 / 085

第三十四章 好自为之 / 097

第三十五章 择婿风波 / 108

第三十六章 一蹶不振 / 117

第三十七章 痛不欲生 / 127

目录 ⑤



JIN XIU
WEI YANG

- | | |
|-------|------------|
| 第三十八章 | 血染婚宴 / 139 |
| 第三十九章 | 裴徽之死 / 149 |
| 第四十章 | 红颜祸水 / 160 |
| 第四十一章 | 鸡犬不宁 / 173 |
| 第四十二章 | 棋局已开 / 185 |
| 第四十三章 | 斩断前尘 / 197 |
| 第四十四章 | 恩怨情仇 / 207 |
| 第四十五章 | 夫妻情断 / 217 |
| 第四十六章 | 等鱼上钩 / 226 |
| 第四十七章 | 晋王遇刺 / 236 |
| 第四十八章 | 撕下面具 / 247 |
| 第四十九章 | 旧爱已逝 / 256 |



第二十五章

捉拿刺客

当天晚上，大君特意请了皇帝来到金帐。两人坐着喝酒，只是两人都十分清醒，一边喝酒一边坐着说起了话来。大君看着皇帝道：“那个旭王元烈也是你的儿子吧？”

他这句话说得莫名其妙，而皇帝却是不动声色，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道：“怎么，你瞧出来什么了？”

大君冷笑一声道：“若他不是你的儿子，你又何必这么护着他？你对裴白可没有这么关心啊！更何况，我总觉得那个孩子，跟你有几分相似，却说不出到底哪里相似。说起来，那裴白还是裴皇后的亲戚，你这么纵容我杀了他，就不怕那泼妇回头找你算账吗？”

皇帝冷笑一声道：“若朕怕她，就不会这么做了，裴家人这一回是真的赔了夫人又折兵，朕又何必去为他们承担罪责呢？你这一刀砍得可真好，不过，刀法却比以前有些退步。”

大君很快涨红了脸道：“你这是什么话，我可从来没有懈怠过刀法啊，不过是一时失手而已。”

皇帝哈哈大笑起来，只是很快，他又抚着额头，皱紧了眉。大君目光中流露出一丝冷芒，面上却十分关切地道：“你这是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老毛病又犯了？”

越西皇帝摇了摇头，微笑如常道：“朕瞧那些庸医没有一个能治得了我的病，所以这次朕来草原便是想让巫医瞧一瞧。”

草原大君叹了一口气道：“这事怕是没那么容易。去年你来的时候巫医不是替你开了一付药吗，可是却毫无效果，所以我瞧这并不是普通的头痛症。”

皇帝的眉头皱得更紧，那一阵阵袭来的痛苦逼得他要发狂，可是在大君的面前他没有半点的失态，只是语气淡漠地道：“横竖没有什么大碍，这么多年过去了，死不了就是。”

大君凝眸看着他，目光之中似乎闪过一丝什么，他听越西皇帝继续道：“那女人给你一封密信了吧，是不是让你杀了李未央？哦，不，现在她该叫郭嘉吧。”

大君面色一白，他没有想到这么隐秘的事情竟然也逃不过对方的眼睛，随即他讪讪一笑道：“你的消息果然灵通，什么都瞒不过你。”

皇帝笑道：“把礼物拿出来给朕欣赏一番吧。”

大君起身，从旁边取出一个匣子，从里头捧出一个包着白色绫子的包裹。随即他解开绫子，取出了里面的匕首。在拔掉刀鞘的瞬间，匕首的寒光如一道青色的烟气一样四散开来，匕首的表面泛着冰块一样的光泽。大君将软甲搭在自己的胳膊上，轻轻一刀划过，刀落在那件软甲上，软甲竟然应声碎裂，片片落地。

“好一把快刀啊！”皇帝不禁开口赞叹。

“这只是其中一件宝物，而且是最不值钱的一件。最值钱的，则是十五种能够在草原上种植的粮食和药草的种子。”

皇帝直视他的双眼，透出耐人寻味的神情，久久不说话。大君想了想，正对他的目光，毫不闪避。两人一起笑了起来。皇帝似笑非笑地道：“朕知道这些年来那个女人给了你们草原不少的好处，也知道你背地里帮着她做了不少事情，等价交换，朕也没什么意见。”

大君眯起了眼睛，笑得像是草原上的狐狸，道：“可我怎么听说，她是你那宝贝儿子的心上人呢？”

皇帝冷冷一笑，目光之中流露出一丝嘲讽道：“那小子还太嫩了，若是连自己的心上人都保护不了，他又有什么资格平安地坐在旭王的位置上呢？还不如早点给别人腾地方。”他这样说着，目光之中却突然流露出一丝阴冷，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大君看到对方的眼神，也沉寂下来。金帐之中，温度十分高，大君觉得有点燥热，便脱掉一边的臂膀，随即开口道：“这件事情，我会好好想一想。你知道，我们草原上很多的物资都是你那皇后送来的，我总不能不听她的号令。”

皇帝却是淡淡一笑，站了起来：“随你吧，这件事情，我是不想管的。”说着，他已经向外头走去。大君在后头追问道：“你是真的不管这件事吗？若是我真的杀了他们呢？”

皇帝冷冷一笑道：“你自己看着办吧，能杀得了他们，也算是你的本事。”说着，他已经走了出去，留下大君一人在帐篷里流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越西皇帝一走，大君便疲惫地捏了捏自己的眉心，随即躺在毡毯之上，叹了一口气。巴图虽然为人十分的鲁莽，但巴图毕竟是他的长子，也称得上是骁勇善战。按照他们的规矩，长子必须继承他的位子。巴图没有犯过什么罪过，所以世子的位子就理所当然地落在他的头上，尤其巴图的母亲是大君的正妃，所以他继承位子也是众人可以接受的。不管其他王子心里头怎么想，表面上都要对巴图恭恭敬敬的，所以原来的局面还算平稳。

可是现在巴图一死，恐怕这大位之争又要惨烈起来，想到自己争位时杀死的那些兄弟，他不禁觉得手脚发寒。他并不希望再起争端，无论是越西皇室还是这草原上的权力之争都是一样的残酷啊！想到刚才越西皇帝那一张寒冰似的脸和阴冷的眼神，大君不禁心头一个哆嗦。他叹了口气，自己杀人如麻，可在那样的眼神注视下竟也会觉得心头发颤。真不知道这皇帝和那裴皇后是一对怎样的夫妻。如此貌合神

离，却又安稳地度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究竟是亲人还是仇人？

但是就像越西皇帝所说的，他收了裴皇后的那些珠宝和粮食，自然要为她办事，既然皇帝没有阻止自己诛杀这位郭氏小姐，那他也不必容情了。仔细地把事情思量了一番，大君安然地就要入睡。

就在此时，他突然听见轻微的呼吸之声。大君是何等警觉之人，他猛地坐了起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抽出了枕头之下的匕首，快速地挡住了那扑面而来的寒光。只听见空气之中传出当的一声，来人力道不轻，却生生地被大君逼得倒退三步。见一击失败，刺客也不再纠缠，掀开帐子就跑了出去。

大君快速地从床上跳了起来，怒声大喊起来：“有刺客！外面的人都死了不成？”随即他顾不得别的，快步冲出了金帐，只看见帐外的十六名护卫都悄无声息地断了气，鲜血流了一地。大君不由得面色发白，他执政这么多年来，想要他命的人不计其数，所以不管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会下意识地紧紧抓住匕首。刚才若非他天生警觉，恐怕现在他已经身首异处了。想到那近在咫尺的寒光，他大声地呼号起来：“来人！快来人！”

金帐在最中心，他这样一喊，周围出来了很多的将领和护卫。二王子巴鲁快速地跑了过来，见到大君连衣裳都没穿好就赤着脚跑了出来，他连忙道：“父王，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你看不见吗？”大君劈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道，“还不迅速调集人马去捉拿刺客！”

二皇子巴鲁莫名其妙地挨了一巴掌，捂住脸不敢置信地看着金帐之外倒下的十六名护卫。这十六个人可是跟随大君多年的死士，武功高强不说，还悍不畏死，不料今天竟然连向他们示警都没办到就惨遭毒手，可想而知对方的武功有多高了。刚才若是让刺客杀了大君，只怕整个草原立刻就要陷入一片混乱了。二王子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立刻向周围的人大声地道：“立刻吹响号角，传令下去，抓住刺客，生死不论！”

就在此时却听见大君暴跳如雷道：“不，留活口，我要亲自审问，看究竟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胆子要杀我。”

二皇子打了个冷战，连忙道：“是。”说着便带着人快速地离去了。

裴家的帐子里，裴徽面色阴冷地坐着，那摇曳的烛光给他一张俊美的脸添了几分生冷和诡异。裴阳恼怒地道：“这一回四哥莫名其妙地没了，咱们回去之后该如何向父亲解释呢？”

裴徽冷笑了一声道：“我都已经说过，要裴白谨慎小心，不要太过于相信那祥云郡主。她既然敢杀自己的丈夫，又怎么会出卖他？”裴徽的语气冷漠，可他没想到，若非是裴白欺骗郡主在先，她又怎么可能会当众指认他呢？说到底，这一切都是裴家人太过于冷酷造成的。利用了一个弱女子的真心，还将她弃之不顾，死也是裴白应有的下场。只不过那一幕太过于残忍，以至于裴徽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

一旁的裴献始终沉默不语，目光冰冷。裴阳瞪了他一眼道：“你为什么不说话？”

裴献的面容十分平静，眼中的白翳使得他的神情看不分明，他含了几分轻蔑之意，开口道：“你们今天瞧见那李未央的眼神没有？”他们早已知道她不是叫郭嘉，而是叫李未央。

裴阳冷笑一声道：“难道你怕那个小贱人不成？”

裴献却是淡淡地道：“怕？我活这么久还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只不过这个女人绝不是看上去的这么简单。她今天敢在大帐之中为祥云郡主求情，这份胆量就不是一般女子能有的。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不管是越西皇帝还是大君，竟然都默许了她的提议。祥云郡主是有弑夫之罪的，他们居然允许祥云的骨灰运回越西安葬，这在草原上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你们不觉得这李未央的影响力也太大了吗？”

裴阳却是冷笑一声：“说到底你还是畏惧她。她先是羞辱咱们家的女儿，再是和旭王元烈勾结起来害死了四哥，我是绝对不会放过她的，更加不会让她活着回越西。明天的狩猎，我一定要想法子除掉她。”

裴徽呵斥道：“不可鲁莽！”

裴阳急道：“可四哥死得那样惨，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说着他一拳砸在了桌子上，茶杯跳了跳，一下子滚到地上摔了个粉碎，那碧青的茶水流了一地。

裴徽目光变得冰冷：“你生气，你怨恨，我比你更生气，比你更痛心，可那又如何呢？我们越是愤怒越是容易中了对方的奸计。既然一计不成，咱们就从长计议，反正我们还要在这草原之上停留整整十五天，这十五天里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法子，将那李未央和旭王元烈一举拿下！”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充满了恨意，若是李未央在他的面前，恐怕会被他活生生撕裂。

裴献皱眉，提醒道：“二哥，你从来就是我们四人之中最为稳重的，大哥身体不好，又不爱理事，一直在温泉山庄修养，父亲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越是在这个时候你越是要冷静。”

裴徽握紧了拳头，漠然地道：“我还不够冷静吗？难道要我眼睁睁看着那杀人凶手逍遥法外吗？”其实杀死裴白的是草原大君，可在裴徽的眼里李未央才是罪魁祸首。他的脑子不停地转动，迫切地想要找到将李未央快速除掉的方法。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一阵呼喝之声，他的武功很高，耳聪目明，一丝一毫的动静都逃不过他的注意，再加上裴家的帐篷守卫森严，不可能会有人在外面大呼小叫。他不禁扬起了眉，抬头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帐篷猛地被人掀起，一个护卫满面惊惶地快步走了过来，大声地道：“公子，外面出事了！”

裴阳一下子站了起来，厉声呵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还不快说清楚。”

那护卫额上挂着汗珠，看着像是跑过来的，慌慌张张地道：“大君刚刚遭到刺杀，现在整个营地都在追杀刺客，陛下下令协助捉拿，越西很多贵族都派出了自家的亲卫，但是还没有得到刺客被捉的消息。公子，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呢？”

裴徽沉下脸道：“谁这么大胆，竟敢去刺杀草原大君。”

裴献紧皱着眉头，他总觉得这件事十分不妙，仿佛有什么阴谋近在眼前。裴徽立刻下了决定，他大声地道：“既然陛下让我们搜捕，那么走吧，手脚要快，去清点人手。”越西皇帝要求所有的越西贵族加入搜捕，迅速找到那刺客，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毕竟刺杀是在这营地之中发生的，那么越西也有义务去帮他们找到凶手。这样做能够让草原贵族安心，撇清越西与刺客的关联，这其中有很复杂的思虑。

就在此时，外面又有喧哗之声传来，十分凌乱，如雷的马蹄声近在眼前，令人心惊胆战。裴徽一皱眉，率先走了出去。帐篷门口的护卫握紧了手中的长剑，惊慌失措地道：“公子，有人带着兵马把我们的帐篷围住了。”

“什么人？”裴徽的眉头皱得更紧。

“好像带头的是郭家的人。”

“郭家的人？”裴徽面无表情，牙关却紧紧咬了起来。

“不光是郭家，还有陈家的人……”事实上，马队之中最为醒目的便是郭家那三个英姿勃发的儿子。

裴阳已经冲了上去一把抓住护卫的衣襟，大声呵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

裴徽挥手阻止，面色阴冷地道：“问他还不如问郭家人来得快。”说完，马队已经到了眼前，那滚滚的烟尘叫人不由自主地皱眉。他扬声道：“郭澄！你带人来这里做什么？”

郭澄高高地坐在马上，他一半的脸掩藏在阴影之下，另一半脸却是面无表情，那英俊的面孔显得异常冷漠。旁边的火把熊熊燃着，身后还有上百名骑兵，郭家的另外两位公子以及陈家的人也都跟在他的旁边。

郭澄的利剑已经出鞘，在火光之下闪着寒光。他淡淡地看着裴徽，语气漠然地道：“裴公子，打扰了，我奉旨带着护卫四处搜查，那刺客跑到这一带就失踪了，我带兵搜查了别的帐篷，都没有嫌疑，就剩下你们的帐篷还没有搜查，请裴公子让一让，让我们看看刺客究竟在不在你的帐篷里。”

裴阳被这不冷不热的几句话彻底激怒了，年轻的面孔迅速涨红，勃然大怒道：“郭澄，你是疯了不成？这是裴家的帐篷，里面还有女眷！什么刺客在我们的帐篷里，这分明是诬陷！你莫名其妙地冲到这里来就想我们给你挪位子？白日做梦！”

郭澄却是冷冷一笑：“如今是黑夜，哪里来的白日？我看是裴阳公子昏了头了吧。我不过是想要看看裴家的帐篷，你却如此暴怒，莫非那里头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裴阳要冲上去却被裴徽一手揽住，裴徽的表情十分冰冷，语气也没有丝毫的起伏，他看着郭澄冷漠地道：“只有禁军才有资格搜查这个帐篷，你算什么东西？”

郭澄冷笑了一声道：“若是往日我当然没有资格搜查裴家的帐篷，但是现在陛

下下了口谕，要求越西贵族子弟参与追查，事急从权，既然有人瞧见那刺客是到了这里，裴公子你还是老实地让开吧。搜查刺客人人有责，这也是为了两国的邦交，你若是阻拦，反倒显得是别有用心了。”

裴献上前一步，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眼睛里的白翳变得更为可怕，道：“你们要搜，可以，除非陛下有旨意让禁军来，但是你们郭家人不要想踏进这帐篷一步！”想也知道，今天若是让郭家搜查了裴家的帐篷，那么明天整个越西上层都会知道这件事。他们裴家一直是站在上风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向郭家低了头。而且现在的局势让他们莫名地有一种感觉，仿佛这是一个陷阱，若是真的让对方去搜，恐怕……他们不敢再想下去。

裴家的帐篷一共是三个，一个是让裴家的四个少爷居住，一个是专门设给裴宝儿，另外一个则是给裴家的其他人。但这三个帐篷都是不能让人随便搜查的，所以裴家想也没想就当众拒绝了。

郭澄早就猜到对方会这么说，微微一勾嘴角，淡淡地道：“那就不要怪我无情了！”他一沉面，向天举剑，朗声道，“陛下早有旨意，定要捉住那刺客，现在刺客就在这帐篷之中，若是谁敢阻拦，杀无赦！”

裴家人呆了一下，他们没想到郭家人竟然如此杀气腾腾。听到杀字的命令，郭家后面的骑兵都愣住了。郭澄冷冷地将剑一挥而下，气势如虹：“谁敢阻拦，便将是我的刀下亡魂！”说着便骑着马冲了进去。他身后的人也一起拔出长剑，骏马长嘶，飞快地向对方砍了过去。

裴徽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一挥手，只见帐篷周围不远处有数十名裴家护卫快速地和郭家的护卫们缠斗在一起。

郭澄冷笑了一声：“真是诡计多端，原来早就有埋伏。看来我还是小瞧了你。”郭澄的长剑狠狠地砍向了其中一个裴家护卫，猩红的血随着他拔出的长剑喷涌而出。他目光冰冷，一抬脚就将尸体踹下了马背。

裴徽没有想到郭澄真的敢动手。郭家的护卫们同样举着长剑，丝毫没有留情的意思。放眼所及，无不是鲜血横飞，空气中带着不可遮挡的杀气。

裴徽一咬牙，拔出了腰间的长剑对身边的兄弟道：“你们一个去保护妹妹，一个跟我来。”说着他已经快步向郭澄冲了过去，一把长剑挥下，竟斩断了郭澄胯下骏马的四蹄。郭澄冷笑一声，翻身而下，两人就在空地上争斗起来。离郭澄不远的郭敦立即褪去了刀鞘，只见月光之下他的刀锋发出阵阵寒光，他大声地道：“裴阳受死吧！”说着他一挥大刀，已经向裴阳冲了过去。这是他惯用的一把砍刀，锋利无比，无坚不摧。刀身用精钢制成，刀头浑圆，刀柄约莫有二尺长，整个刀身足足有数十斤重，旁人提都提不起。可郭敦精于武艺、天生神力，这把刀对他来说是个十分称手的兵器。

裴阳冷笑一声，拔出长剑迎了上去，他的动作如同清风一般，显然武功高强。他猛地飞扑，右足踢向郭敦肋下两寸之处。郭敦身躯在空中虚晃几招，避过他这一踢。接着，他身形前扑，从马上跃下，那长刀去势如同轰雷，一下子两人的刀剑碰

在了一起。郭敦力气极大，硬生生将裴阳逼得倒退了几步。只不过裴阳也绝非寻常之辈，他衣袂飘飘，身形如疾风回转，长剑如同灵蛇一般，瞬间缠上了郭敦的刀。郭敦只觉得一股劲力将自己的刀牢牢锁住，左右挣扎不开。他眼中光芒骤升，暴喝一声，衣袖猛然碎裂绽开，手中的那把长刀也挣脱而出。他一刀劈向了裴阳右臂，裴阳一个筋斗翻向后方，刚刚落地，他大声道：“郭敦，你真的敢杀我？”

郭敦却是冷笑一声道：“竖子往日便对我妹妹无礼，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他再不多言，目光森冷地逼了上去。

裴阳却是个狡猾之辈，他借着刚才说话的工夫，剑再一次向郭敦展开了攻击。他身形灵活，闪腾之间剑招再变，如波浪般起伏，变化多端。郭敦被他这几招带得身形微晃，险些摔倒。裴阳大喜，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契机，上前就扑了过去，谁知郭敦眼中一道寒芒闪过，迅速跃起，大砍刀当空一挥，裴阳的身首竟当场分离。郭敦至此总算平了心中压抑已久的愤怒，他高高地举起裴阳的首级，浑身杀气腾腾。

就在这个瞬间，裴徽肝胆俱裂，心头巨震，他撕心裂肺地喊道：“郭敦，你竟敢杀我兄弟！”说着他丢下郭澄向郭敦冲了过去。

郭澄冷笑一声，快速举着长剑，追杀过去。他早已下定了决心，这一次非要將裴家的人杀个一干二净才好。而那边的郭导和裴献却是迟迟没有动手，裴献望着郭导道：“你真要杀我吗？”

郭导目光只是十分平静，他慢慢地道：“很抱歉，师兄，从前我受过你的恩惠，但我也帮助你许多，当是一笔勾销了。今日一战，我已经等了许久，不是我死就是你亡！”

裴献冷笑一声道：“你可知道杀了我们，你郭家会有什么下场。”

郭导却是轻轻一笑，笑容之中似有嘲讽，他漠然地道：“事到如今，师兄还是不明白吗？众目睽睽之下，今天我们是為了诛杀刺客而来，却遭到裴家的阻拦，说明你们明显和刺客有勾结。刺杀草原大君是何等的罪名，你们裴家担当得起吗？”

裴献目光一变，瞬间明白了过来，不由得厉声喝道：“李未央，你好狠毒的心思！”裴家人曾经和郭家交手数次，但是郭家人用的都是光明正大的招数，从来没有人用过这样阴狠的法子，想也知道这幕后之人究竟是谁。

而此刻，不远处郭家的帐篷之中，风吹了进来，吹得烛火摇曳不定。帐子门口挂了一串铜铃，此刻铜铃叮叮当当响起，仿佛有人在哭泣一般。

李未央右手捻起一颗棋子，放在棋盘之上。元烈静静地瞧着，嘴角不易察觉地抽了一下道：“你瞧，这一子实在是太狠了，我都说了要你让我三分，你这么一下，不就把我所有的路都堵死了？”

李未央微微一笑：“这棋局我已经摆出来了，能不能化解就要看你自已。三子我都让了，难道还要让我再让十子不成？”

元烈苦恼地看着棋盘，过了良久也没有将手中的棋子放上去。李未央看着棋

局，又看了看元烈的面孔，轻哼一声道：“这一出局打的就是出奇制胜，要的就是没有防备。你刚刚这一步棋走得太慌乱了，所以给了我可乘之机。”

元烈看着李未央的脸，微微一笑道：“谁也不会想到你会走这一步棋，我本以为你还要耐心地等一等，毕竟这是一个十分冒险的行动。”

李未央目光清冷，似笑非笑地道：“他想要引火烧身，我为何不成全他？我是很有耐心，只不过有时候心情不好，耐心也就消磨殆尽了。”

元烈淡淡一笑：“草原上的人十分野蛮，这一次他们的大君被人刺杀，事关重大，纵然裴家有天大的本事，恐怕也难免灭族之危吧。”

李未央良久不语，随后才面带微笑地道：“这形势，恐怕没有这么乐观。”

元烈望着她，不由得扬起眉头道：“哦？此话怎讲？”

李未央不说话，只是沉思片刻，淡淡地笑道：“我不过是想断他们一臂而已，要把他们连根拔起，裴后必须先死。”说到这里，她已经不再说别的了，又下了一子。元烈立刻大叫道：“这一步棋你不能这么走！”

李未央却笑了起来，眸子里闪过一丝笃定道：“我偏要这么走，你又奈我何呢？”随后她放松了身躯，靠在旁边的椅子上，长久地凝视着对面那张脸。在烛火下，元烈虽然脸上带笑，但眼神愤懑，春风满面中又透着几分委屈。李未央觉得心头一暖。一时之间相顾无言，只听见铃铛传来叮叮当当的脆响。

元烈站了起来，目光如炬：“时辰差不多了，我也该出场了。”

而这时候，郭导已经和裴献两人动起手来。郭导的剑势如狂风骤雨，电光石火之间，剑在裴献的身上一点。当的一声，裴献及时用长剑挡住，溅起一丝火花。两人随即分开，又过了十几招。郭导大喝一声，长剑闪起寒光，冲向对方。裴献毕竟是师兄，武功更高一些，他手腕一沉一翻，长剑向前斜撩，预将郭导的长剑挑开。可是眼见郭导到了面前，他却眼前一花，不见了郭导踪影。他没有想到，郭导在片刻之间已到了他后头，刺向了他的后背。裴献陡然一惊，以为自己将要殒命，可是只感到冰凉一痛，却发现自己还活着。他猛地回过头来，却瞧见郭导竟然是用剑柄对着他，那刀锋压根不是向着他自己。他不由得皱眉向对方望去，冷淡地道：“看样子，你还是顾念旧情的。”

郭导神色不动地道：“你毕竟是我的师兄，我永远不能忘记你帮助我的事情。”

可就在此时，他话还没说完，就看见那裴献快速地向他斩了过来，刺了他一剑。郭导微微侧身，那剑便横插在了他的左肩之上，立刻血流不止。郭导气血翻腾，往后倒了下去。裴献毫不留情，当下一剑就要从上往下刺入郭导的胸口时，却听见旁边的帐篷之中传来一声惨叫。他立刻意识到不妥，顾不上杀郭导，立刻收回剑，向帐篷冲了过去。难怪他那么紧张，因为那是裴宝儿的帐篷。

当外面开始闹起来的时候，裴宝儿把帐帘掀起来，看到外面火把滚滚，刀剑横飞，哀号声阵阵，十分恐怖，竟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拼杀。当裴宝儿瞧见自己的兄弟

裴阳被人硬生生削了首级，再也受不了这场面，不由得尖叫了起来。就是这一声惨叫引得郭家的护卫注意到了她，举着剑向她走了过去，裴宝儿不禁呼号起来。就在此时，裴献倒提长剑，一下扎了过去，从背后将那个向裴宝儿扑过去的护卫扎了个透。

另外一边，郭澄已经用长剑中断了裴徽的几根发丝，他的长剑如疾风一般，快速斩了过去。而裴徽毕竟是裴家武功最高的人，他及时闪了过去，随即便给了郭敦一剑。裴徽的眼中满是血光，嘶声道：“郭敦，我绝饶不了你！”

他们三人战在了一起，武功都是极高，但是那裴徽此时已经杀红了眼睛，他的神情越发狰狞，不顾一切地向郭敦砍了过去。裴徽已经陷入癫狂，力气之大，竟然让郭敦也后退了三步。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裴徽的那把长剑竟然被郭澄架住了，刀剑的刮擦之声在夜晚中十分刺耳。郭澄一咬牙，拼尽全力，力道一转，沿着那锋利的刀刃反切上去。裴徽来不及转身，一扭腰，凭着腰劲横着向郭澄劈了过去。郭澄躲闪不及，腰间被刺了一剑，汩汩地往外冒血。然而他并不畏惧，再次蓄力劈上，黑澄澄的眼睛在这黑夜之中像是蓄势待发的猎豹。

就在此时，不远处传来一阵喧哗之声，却是大队的骑兵赶到。无数的火把映入眼中，来人都是身穿盔甲的士兵。这威风凛凛的盔甲郭澄是认得的，只有皇帝的禁军才能穿戴。他记起了李未央来时的吩咐，若是看见皇帝的军队立刻停手。他冷冷地一笑，狠狠给了裴徽一剑，随即快速退开，同时还不忘拉着郭敦快步向那些禁军跑去。

“裴家窝藏刺客，意图作乱！”他刚说完这句话，裴徽在他的身后厉声地道：“满口胡言，分明是你带着人来杀我兄弟！郭澄，我与你势不两立！”

那些骑兵飞快地跑到了这里，为首的人正是越西的皇帝，他的身边是诸位亲王。太子见此情景，大惊失色地道：“全都住手！”

那一边，依旧有两个护卫来不及停手，相互劈杀着。太子恼怒，手中的长剑用力凌空一挥，其中一名护卫本来不及抵挡，就被一下子削掉了脑袋，身子歪斜地栽了下去。旁边有人大声呼喝道：“都疯了吗？全都住手，陛下在此！”这样一来，所有人都停下了手，可是郭家和裴家的护卫却都已经是死伤惨重了。太子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怒声道：“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郭澄抹了一把脸上的鲜血，目光冰冷地道：“按照陛下口谕，我们到这里来搜查刺客，其他世家都允许我们入帐搜查，只有裴公子二话不说，恼羞成怒地拒绝了，那裴阳还冲上来要与我同归于尽。不得已，我才下令护卫们反抗。”

皇帝冰冷的目光落在了裴徽的面上，淡淡地道：“哦，是这样的吗？”

裴徽大声道：“他满口都是胡言乱语，根本是郭家人突然冲到了我们的营地，口口声声说刺客就在这里，非要搜查不可。我们不明就里，当然要阻止他，他还杀了我的兄弟！”说着他的手指向那边尸首分离的裴阳。他那年轻骄傲的兄弟在这场斗争之中被郭敦砍掉了脑袋，身首异处的死法和祥云郡主的死法是一模一样的，简

直像是带着什么预兆一般。

越西皇帝的面色没有丝毫动容，而太子的表情更加难看，他怒声地道：“郭澄，你作何解释？”

郭澄并不理会太子，而是淡淡地道：“陛下，裴公子所言其实很好证实，只要殿下下令搜查一下裴家的帐篷，便能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裴献快步赶了上来，他面如寒冰，眼中带着慑人的寒意，他大声道：“先把我弟弟的性命赔来！”

郭导上前一步，目光中带着冷嘲道：“裴献，你说我郭家欺你，你看我们三兄弟身上可都是受了伤的，可见你裴家也是丝毫没有留情面。若你真的无辜，为何不让我们搜查你的营帐呢？而且我们是奉旨搜查，你们却当众违逆，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不是心中有鬼又是什么！”

皇帝一时微微眯起眼睛，漠然地看着他们。

就在这时，一骑快马转瞬即至。马上的年轻男子骑着雪白的马，身上的黑色大氅迎风飞舞，漆黑的发上戴着碧绿的玉冠。俊美的相貌，高傲的眼神，让他整个人宛如深夜里暗香浮动的昙花，令人心醉神怡。此刻他眼尾高高挑起，面容似笑非笑，不经意间便已经易俘获了人心：“裴公子，若是问心无愧，何惧一搜？”

众人立刻认出他来，这等绝世风姿，唯独旭王一人拥有而已。静王冷冷地望着他，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明悟。

皇帝看了他一眼，终于下定决心，低吟片刻道：“好，搜查裴家的帐篷，若是有人，我定裴家的罪，若是没有——”

郭澄大声道：“若是没有，郭家情愿承担无辜杀人的罪责。”

裴徽脸色煞白，他猛然想起郭导的话，隐隐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可是他想阻止却为时已晚了，皇帝一声令下，禁军冲进了裴家的帐篷，火把照亮了一切。元烈远远地望着，嘴角却有一丝冰冷的笑意。

裴徽冷声道：“郭澄，你如此笃定那人就在裴家的帐篷之中？”

郭澄笑了起来，笑容之中带了数不尽的嘲讽。裴徽充满恨意地看着他，就在此时，一名禁军已经从帐篷之中拎出了一个胸口插了一把匕首的黑衣人，已经断了气。郭澄冷笑一声，望着裴徽道：“大家瞧见了么？这就是裴公子说的他们没有窝藏刺客。”他一边说一边用剑指着裴徽的脖颈，“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裴徽难以置信地看着那黑衣人的尸体，一个字也说不出。他突然意识到，今天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圈套，他早应该明白这一点才是。从郭澄敢闯进裴家的营地开展，对方已经抱了一定会赢的心理，否则郭澄怎么会这么大胆，敢对裴家人动杀心。他上前走了一步，意图看清黑衣刺客的脸，却听见裴献大声地道：“就算这个刺客在我们帐篷之中，也不能说明是我们所派。”

郭澄冷笑一声道：“这么多的帐篷他不去，为什么偏偏跑到你们裴家的帐篷里？若你刚才不阻拦，让我进去搜查我还会不会怀疑，可你们宁愿损失一个兄弟也不愿意让我们进去搜查，这不是太蹊跷了吗？”

裴徽暴怒道：“你们信口雌黄，分明是你们设计好了来诬陷我裴家。”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却在火光之中看见了郭澄似笑非笑的眼神。裴徽猛地闭上眼睛，他知道对方是何时动手的——就在双方激战的时候，唯有那时，裴家的防御才是最弱的。若是活人，他们还有办法让黑衣人开口，偏偏却是尸体……他叹息了一声，终究棋差一招啊！谁也想不到李未央会这么快就行动，手段还如此狠辣。

就在此时，众人听见裴献突然大声道：“是我一个人做的。”

众人一听，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裴徽大声呵斥道：“你胡说什么？”

裴献冷笑，那一双带着白翳的眸子在月光之下看起来有几分幽冷，又有几分决绝：“大君杀了我的弟弟，我派人杀他又有什么不对吗？这不过是报私仇而已，绝不牵涉其他人。二哥和裴家其他人都不知情，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所为，是我一个人招来了刺客，也是我将他藏了起来，二哥不过是为了保护我才和郭家起了争执。”他一边说一边举剑刺向自己的胸口。就在此时，一把长剑突然挡住了他的剑锋，裴献怒声道：“你干什么？”

郭导望着他冷冷一笑道：“既然你已经承担了所有的罪责，就应当得到相应的惩罚，不是吗？”他的语气十分冰冷，显然当裴献向他举起屠刀的时候，他们过去的情谊就已经烟消云散了。

裴献的面色十分颓唐，在这样的局面下，他不得不站出来承认自己的罪过。因为那刺客是在裴家的帐篷中发现的，而且他已经认出来了，那刺客身上的匕首上边刻着裴家的族徽。若他说是裴家人杀了刺客，那别人一定会怀疑他们为什么不将刺客交出去，别人一定会认为他们是在杀人灭口。刚才裴徽阻止郭澄进去搜帐篷的举动更加落实了裴家的罪名，若是他不站出来认错，那么整个裴氏一族都要遭殃。对方既然做到这一步，下面必定还有无数陷阱等着，非将这刺杀的罪名压在他们身上不可。所以他壮士断腕，站了出来主动承认错误，本想着一刀了结自己，就此断绝了郭家的心意，却没想到郭导这么手快地阻止了自己。

他握紧了匕首，冷声道：“你给我滚开。”

郭导却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目光微带冷嘲。太子看到这里，目光之中流露出一丝懊恼，但他别无选择，只得一挥拳道：“将他绑起来，交给大君处置。”这时，裴家所有人的面色都变了。尤其是裴徽，他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恼怒地看着郭澄，恨不得冲上去把他斩成十段八段。可是让他更失望的却是裴献，这个时候他更应抵死不认才对，一旦认下，大家都会怀疑裴家。这个蠢弟弟，以为这样就能保下全家平安吗！

而郭澄站在那里，目光之中带着笑意，这么多年来，郭家对裴氏一直十分隐忍，他们遵守父亲的吩咐，从来不肯先行动手，但是相应的，对方却越来越过分。既然如此，斩断他们的妄念又有什么不对呢？现在他才相信李未央说得不错，这世上有些人你若是不让他血债血偿，他永远不知收敛。

很快裴献便被押了下去，皇帝道：“一切交给大君处置，大家也该歇息了。”

说着他策马离去，一副悠然的模样。他没有对郭家提起任何的处置决定，显然是默许了。

太子望着他的背影，目光变得无比阴寒。

郭澄冷笑了一声，皇帝这样子明显是不再追究郭家的责任了。他转头对着郭家的两个兄弟道：“行了，我们打道回府吧。”说着他们向静王和元烈一点头，快步离开。元烈微微一笑，同时打马离去。

静王目光沉稳，隐约还藏着一丝落寞。这件事，元烈知道，可自己却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呢？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这才调转马头走了。

整个空地上除了那些尸体，就只剩下裴徽和瑟瑟发抖的裴宝儿。裴宝儿大哭了一声，扑倒在裴徽的怀里，她惊恐得浑身都在颤抖：“二哥，咱们回去吧，这里好可怕，这里好可怕啊！”

裴徽却一把推开她，面无表情地道：“没用的废物！”他的目光并没有落在裴宝儿的身上。

太子策马向他走了过来，裴徽站在地上，仰视着太子，淡淡地道：“我们太小瞧李未央这个女人了，她真是狠毒！”这样的计策，一个用不好，连郭家都要全军覆灭，她竟然也敢赌，真是疯子！

太子看了他一眼，目光之中带了一丝惋惜，道：“这一次裴家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惨烈了。”

两人一时之间都不说话了，一阵寒风吹过，他们同时感觉到了一股难以形容的阴冷。裴宝儿一个激灵，转过头去，背后空空如也，可她却觉得仿佛在黑暗之中，有一双古井般的眼睛正嘲讽地看着他们。



第二十六章

狗急跳墙

裴献被人押送至金帐，在这里，草原上的汗王和贵族们已经坐在一旁听审了。

大君面色冰冷地看了裴献一眼，向左右问道：“这就是想要刺杀我的人？”

裴献抬起头来，看了大君一眼，面无表情地道：“你诛杀了我的兄弟，我自然要为他报仇，今天晚上刺杀你的人是我派去的，但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所为，与裴家无关，请大君不要迁怒他们。”

大君冷笑了一声：“草原上的规矩，便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既然有胆子承认，就代表你愿接受惩罚。”

裴献目光之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决绝。他不是不怕死，但是他一个人死，总比拉着裴家一起死要好。李未央这一招实在是太狠了。若是裴献刚才不开口，只怕现在出来顶罪的人就是他的二哥裴徽。裴徽是裴家的领军人物，断然不能折在这里，裴献很明白这点，所以他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可是事到临头，他却还是感受到了死亡临近的恐惧。

此时，太子看不过眼，在一旁大声地道：“大君，此事还有玄机，请你给我机会向你证明。”他的话说了一半，却被静王元英接了过去，元英淡淡地一笑道：“太子殿下，那刺客自己跑进了裴家的帐篷，大家有目共睹，裴家人若是心头没有鬼，又何必诛杀了那刺客却不肯将他交出来呢？这不是杀人灭口又是什么？若是刚才郭府去搜查的时候，裴家能够老老实实把那刺客交出来，这才能说明他们是无辜的。而如今已是证据确凿，我劝太子殿下不要再为他们说情了，否则只会让人怀疑……”

太子横眉冷竖：“怀疑什么？难道你要说我也是刺杀大君的同谋吗？”

静王元英只是微微一笑，慢慢地道：“殿下，你多心了，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你和裴家向来走得很近，裴氏一族又是你的母族，怎么说你都不能以私废公，罔顾了太子威严。”

太子被他一个高帽劈头盖下，顿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不错，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为裴献求情，只有他说话会让人觉得不妥。裴家固然重要，但什么也比不上自己的名声要紧。想到这里，他下意识地看了静王一眼，心头不禁对这个弟弟恼恨到了极点。

而秦王见到这个场景，打圆场道：“好了好了，两位不必为这个起争执，既然裴公子已经承认了这一切，就只能任由大君处置了。”